

## 禾木的清早

■ 王槐珂

在禾木的星空小木屋仰望着漫天星斗睡去，是文艺女性最浪漫的情怀。不料昨夜雨疏风骤，错过了禾木心心念念的一场星空。既如此，怎能再错过禾木云雾缭绕的清早呢？舟车劳顿后沉睡，第二天清晨，却仿佛得了神灵召唤，我从梦中突然醒来。我披上粉色风衣，披散如水长发，推开门，奔向旷野，仿佛奔向一场旷世的爱恋。

走出院门，柔和而润湿的风吹来，带着北纬48度入秋的寒意，庭前花草葳蕤挂着晶莹水珠，饱满而丰盈。夜里下了一场雨，天凉好个秋，甜丝丝的空气中氤氲着自然的清芬，是庄稼、果树、河水 and 草地的混合气息。

晨曦躲在云层，露出微光，山峦、旷野、村庄还没有醒来。天空高远，雄鹰展翅掠过苍穹，矫健威武，俯瞰着这方辽阔净土。群山逶迤，轻云如烟横亘山腰，迢迢而来，是空山新雨后升腾而起的雾气，袅袅娜娜，忽远忽近，又如白色飘带将黛黑色的远山轻轻拢绕。山峦披着神秘的面纱，绵延不绝，又仿佛铁的兽脊，依偎在云端，肃穆庄严。小木屋星星点点，如同棋子，散落凡尘，宛如童话的绘本。

禾木的清早，静谧如一首诗，由天空与大地书写。自在徜徉，我仿佛听到雄鹰极力扇动羽翼，仿佛听到山涧溪流由远及近冷冷淙淙，仿佛听到一只鸟儿在树梢上初醒的啁啾，仿佛听到一朵花欣欣然张开脸打了个哈欠，仿佛听到一根稗草在拔节，分蘖……忽地，山坡上传来牛儿哞哞的叫声，一长两短，打破了寂静，一声鸡啼几声狗吠随之附和，继而好鸟相鸣，嚶嚶成韵，万籁齐鸣汇于空谷，此起彼伏，又突然终止，如同幻觉，禾木的清早愈发沉寂。

我一路快走，就像一场私奔，小跑着奔向多时不见的恋人。喘着粗气上坡，再上坡，便是一座峰峦。啊，我望见漫山遍野的白桦林！那是小时候听二哥拉着手风琴弹唱的苏联歌曲里的白桦林，坚贞与不渝，抒情而伤感。此刻笔挺挺站在我面前，像哈萨克族英俊帅气的小伙，着一袭青衫搭配白色裤子，衣冠楚楚的模样。当我望向他的刹那，一双蓄满高山湖水的眼睛，闪烁着长长的睫毛，也在凝视着我，澄澈而宁静。我不由停下来，轻轻靠近，深呼吸，用纤细的手抚摸他洁白的胸膛，光滑的外表下隐藏着岁月沉淀的粗粝质感，想起《我的阿勒泰》中，巴太把文秀带到白桦林谈恋爱的纯美镜头，想起迟子建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写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，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，把白色裁成方块的桦树皮发给每一个人，同意的就把它放在神鼓上。关乎爱情的见证，关于重大事件的表决…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白桦林，是记忆的图腾，是生命的音符，已然融入这方子民的血液与意识里。

思绪飞扬，一路攀登，风一样的女子，野蛮生长，努力向上。一座山，一片白桦林，一个人，清晨的风柔柔扑面而来。极目远眺，长发逆风飞扬，山河壮阔，万物有灵，乘物以游心，岁月静好……

继续前行，有一段栈道失修残损，我走过被露水打湿的丰厚而柔软的草地，脚心清晰地感触着细腻而深邃的弹性。爬上坡，再爬上坡。东方破晓，露出鱼肚白，一道亮光从云层炸裂猛地打在我脸上。旭日从山的背后蹦出来，像刚落地的娃娃，扬起脸，无邪地笑，澄澈而温暖。天空光滑，略带幽蓝，万丈金色的光芒，穿越云层，照亮山谷，照亮峰峦，照亮草原，照亮河流，照亮庄稼……禾木村开始醒来，云雾随光影慢慢飘散，森林或幽暗或明亮，呈现出丰富的色泽，峰峦轮廓清晰，如一个轻轻的梦。

禾木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禾木村地处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所形成的盆地，为深藏在阿勒泰地区深山中的绝美之地，被称为“神的自留地”。那是山间的一片沃土，禾木河潺潺流经村庄，水草丰美，森林繁茂，牛群羊群满山坡，屋舍俨然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宛若世外桃源。行走之间，天空湛蓝如绸布，轻云随手可及，房前屋后栽种各种花，应季绽放，姹紫嫣红。

为什么要去远方？这个寂静而澄澈的禾木清晨给予我最好的答案。放下一切，远离俗世，随性而来，随缘辗转，随心而至，或漫步，或奔跑，在旷野，在白桦林，在山之巅，在云端，心若天边的一朵云，或是停靠溪边的一朵小花，抑或是那只清早盘旋高空的雄鹰，自洽而辽阔。而目之所及的草原、旷野、山峦、日出、云烟，仿若平静的水面，倒映出我的影子，仿佛赤子，未蒙俗世尘埃。

哈萨克语的“我喜欢你”即“我清楚地看见你”之意。在禾木的清早，在神的自留地流连忘返，只为看见你，也看见了自己。

少话原来也遗传。我说的是阿宝和他爹。那天我回老家，要回来时，见阿宝守在门外。他看我片刻后，那张厚嘴唇翕动说，你爱摸笔，我爹90了，你们是朋友呢。阿宝掉头走了，我还站着看他。阿宝说话就是省，蜻蜓点水，需要发挥想象去琢磨才吃得透。他的意思是，他家几辈子没人活到80岁，他爹90岁了，难得；说我和他爹是朋友，那是说我了解他的爹；说我爱摸笔，就是说我喜欢写些东西，应该写他的爹。是的，我该写一写阿宝的爹。

在我们村里，了不起的男人都是那些扬帆出海搏击风浪的渔汉子。阿宝爹没乘船出海，不是渔汉子，又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加上他寡言少语，平时人家的目光都不肯落在他的身上。但是，他却不时浮动在我的印象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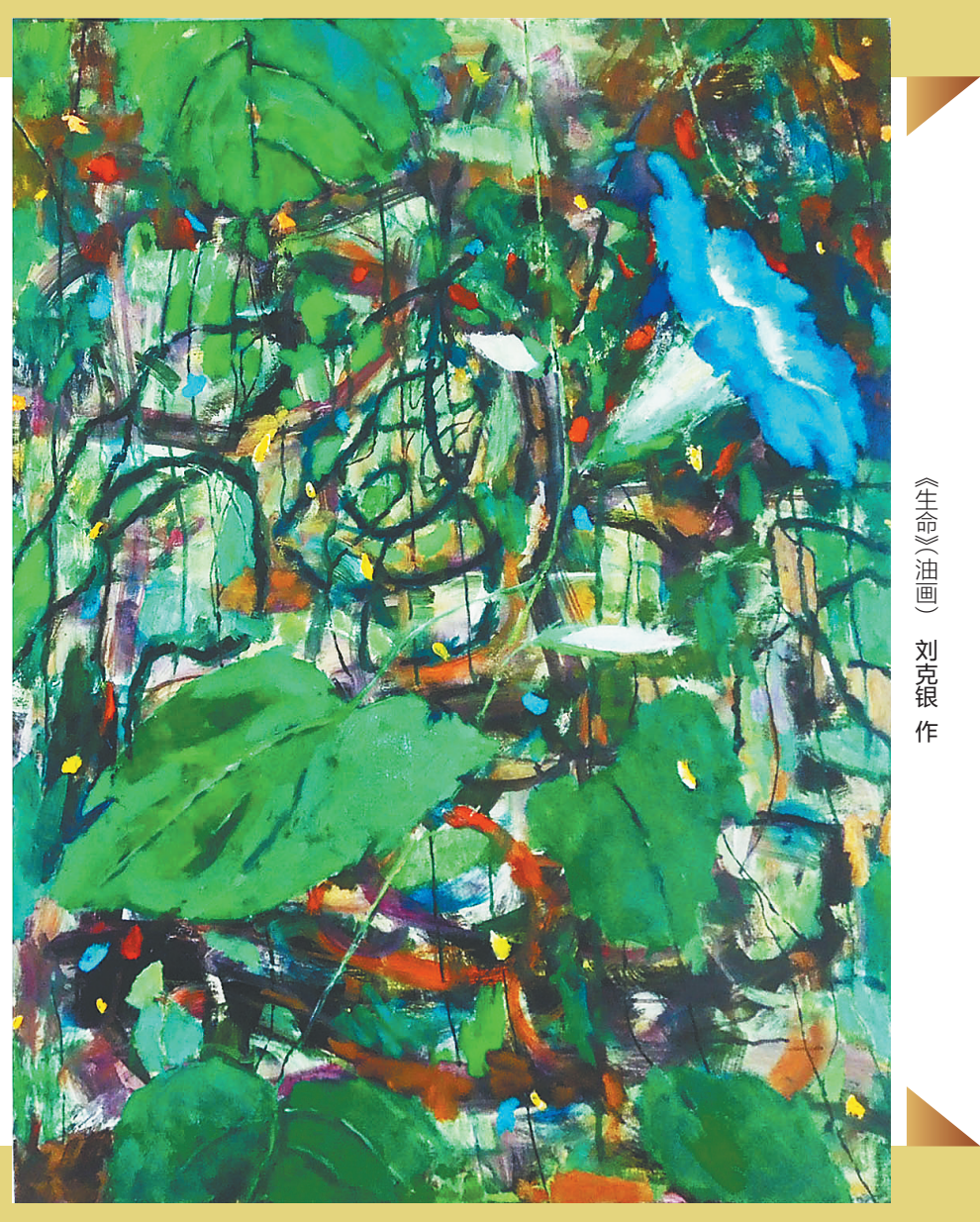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阿宝是邻居，他大一岁，和我是朋友，我和他爹不是，我叫他爹做蟹爹。阿宝家的门前有一条石狗。小时候在巷里玩，我们喜欢骑在那石狗上。这条石狗给我们许多乐趣。比如有人问，什么狗不会吠？我们马上答，石狗。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脖子最硬？我们回答，石狗。人家说石狗是石神，又说是狗神。经常有人拿香烛纸钱来烧，又拿供品来祭拜。拜完了，人家就分供品给我们吃。供品不多的，一肉、一条鱼、两碗饭，还有一个熟鸭蛋、一点甜馍，或者一些水果。分给我们孩子吃的当然都是后面这三种。祭拜的人走了，阿宝娘就叨唠，嗨，人家也有孩子呢。意思是，叫我们以后别吃人家的东西。可是，我们嘴馋，每次照样吃。有一次，我们拿着甜馍正吃得香，阿宝爹说，咦，狗吃剩的，你们还吃？打那后，又有人来祭拜石狗，给我们东西没再吃了。

## 蟹爹的故事

■ 李焕才

我们村前是个大海湾，有鱼有虾有蟹有螺，就有人捕鱼捞虾捉蟹挖螺。赶海的男人看着季节和潮汐行事，或捕鱼或捞虾或捉蟹，阿宝爹呢，专门捉蟹。那时我是个大男孩了，也下海捞虾。退潮了，我和村里人拿着渔具走下海滩去，阿宝爹呢，空着手，光着膀子，背个鱼篓满海滩跑。没人注意他，我注意。他剃个光头，皮肤黑里透亮。不一会见他走在水滩里，不会沿着港边走，不会却不见踪影了。每天，他都背着满篓的螃蟹走回村来。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们叫他蟹爹。

和我们孩子在一起，蟹爹的话不少。那天



《生命》(油画) 刘克银作

## 丰腴的白菜

■ 裴金超

白菜，这一看似普通的蔬菜，实则有悠悠久的历史渊源。据考证，白菜原产于中国，早在古代就已开始栽培。它耐寒力强，能在寒冷的冬季，当万物沉寂，百蔬凋零之时，唯有白菜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，展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高洁与坚韧。古人以其“青白高雅，凌冬不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”的特质，赋予它“松”的美名，寓意其坚韧不拔、高洁清雅。到了宋朝，人们正式将其称为“白菜”，这一名称沿用至今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蔬菜代表。它的普及，不仅仅是因为它易于种植、产量高，更在于它那清甜可口的味道，能够慰藉人们在寒冷季节中的味蕾，给予身体以温暖和滋养。

白菜的叶片层层叠叠，宛如历史的书页，记录着岁月的变迁和家的故事。小时候，每当二

伏天来临之际，母亲总会在自留地上种上几垄白菜。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大地一片萧瑟，唯有母亲的白菜园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一颗颗丰腴的白菜紧紧包裹着它们的秘密，每一片叶子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一排排、一列列等待着母亲的检阅。我和母亲将一颗颗白菜从土壤中解放出来，留下少量供即时食用，剩余的放入提前挖好的长方形菜窖储存起来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这些白菜依然保持着那份水分充足的新鲜，就像是时间在他们身上按下了暂停键一样，只留下了甘甜与美好。

在古人的笔下，白菜不仅是餐桌上的佳肴，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清供。苏轼有诗云：“白松类羔豚，冒土出熊蹯。”将白菜比作美味的羔羊和熊掌，足见其在文人心中的地位。那时，家里不富裕，母亲虽不及文人墨客那般风雅，但她总能用一双巧手将有限的食材做出无限的美味。母亲说，白菜不仅是古代帝王贵族餐桌上的佳肴，更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蔬菜，白菜还是最能体现厨艺的蔬菜。它既可以单独成菜，又可以与其他食材搭配，既能做主角，也能当配角。

白菜在母亲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无论是清炒、炖汤还是腌制，每一种做法都能让人回味无穷。最常见的是醋溜白菜，母亲将白菜帮和叶子分开，帮子斜刀切片，叶子随手撕成小块，这样炒出来的白菜口感层次分明。油锅烧热，爆香蒜末和干辣椒，随后倒入白菜帮子，快速翻炒至微微透明，再加入白菜叶，淋上一圈米醋，瞬间，酸香四溢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这道菜，简单却极考验火候，母亲总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让每一口白菜都充满了酸辣的刺激与清脆的甘甜。

白菜炖豆腐，则是冬日里的暖胃佳品。母亲选用的是自家做的老豆腐，硬实而有韧性，与白菜同煮，吸饱了白菜的清甜与汤汁的醇厚，变得柔软而富有滋味。母亲炖这道菜时，从不急于求成，小火慢炖，直到豆腐表面泛起细腻的小

涨大潮下不了海滩，我坐在阿宝家那石狗旁边织网。蟹爹抓张小板凳走过来，你歇一会，我来织。网梭在他手上翻飞，我看得目瞪口呆。他说，以为我只会捉蟹，不会织网，是吗？我点头。他没说话了。轮到我问他，干嘛没到大海里打鱼？他反问，在海湾里捉蟹就没本事？我想说他是惊怕大海里的狂风巨浪，可没说，转话题问，鱼虾旺季谁都会去捕鱼捞虾，你干嘛还在捉蟹？他说，是不是觉得我傻，可集市说我不傻呢。琢磨好久我才弄明白他怎么没傻。鱼虾旺季捞到鱼虾很多，卖价下落，赚钱并不多，蟹价却仍挺着，结果，他没少赚钱。

我跟蟹爹去捉蟹。海湾里会捉蟹的人不少，可没人比得上蟹爹。人家说是他的手掌大，脚板也大。我却觉得，那是他比谁都懂蟹。退潮后，我背个鱼篓跟在蟹爹后边走下海滩。他还是满海滩跑。我呢，要学艺，也满海滩跑。海水刚退潮，我们扑进水里追着潮水踩蟹。潮水推搡我，脚没法站稳，可不一会就踩上一只螃蟹，折断了半天，我才捉到好几只花蟹。蟹爹却捉到了半篓蟹。蟹爹说，花蟹随潮水上滩，又随潮水离滩，要赶紧，又要稳住脚步。潮水离滩了，青蟹不随潮水离滩，我们去捉青蟹。青蟹很诡秘，躲在那泥浆里很难找见。蟹爹说，别找蟹，找爪痕。我看着那细密的爪痕找过去，见了，它趴在那泥浆中，支起两只火柴梗般大小的眼睛。

我们去捉深水的螃蟹。大螃蟹爱躲深远处，尤其是青蟹。可并不是水深就有大青蟹。我们在岸边走，他突然指，“这里。”我们潜下去，果然捉到了大青蟹。他指几个地方我们都捉到大青蟹，好像他看见水下的蟹。那天，一只青蟹钳住我右手的手指，我伸左手抓它，左手的中指也被钳住。那蟹好吊诡，扔下两把钳子跑了，那钳子却仍钳住我的手指。我游到岸边来，让蟹爹替我脱下蟹钳。我说，疼死啦，那蟹太可恶了！蟹爹说，它钳住了你的手指，不该和它过不去，让它跑，没法子它才断开两把钳子呢。我很诧异，问他怎么知道？他说自个琢磨，要懂得多，读书去，把书里懂的，都变成你的。

我读书去了。

阿宝也不再跟随他爹捉蟹，扬帆出海去。说是有一次，阿宝潜水捉石滩的螃蟹，伸手进石缝里抓住了那螃蟹，不肯放下，手拔不出来。他憋到没气了，全身发软，手指松开，手才拔了出来，差点死在水里。他爹对他说，你这心性，别捉蟹了，干脆到大海去闯！

年去年来，蟹爹老了，仍坐在村边那石滩钓蟹。我来看他。他坐着不动，像一块石头。一条胶丝吊着一小团破布，挂在一根小竹竿上。破布团垂进水里的石缝中，螃蟹就抱住，吊起胶丝，把螃蟹也吊起。我说，螃蟹真傻！他说，有时，人也这么傻呢。

孔，白菜也几乎融入了汤汁，那才是最佳的品尝时刻。热腾腾的一碗，吃下去，全身都暖和了起来，仿佛连窗外的寒风都变得温柔了几分。

白菜猪肉饺子，是每年重要日子必不可少的美食。母亲会将白菜剁得极碎，挤掉水分后与剁好的猪肉馅搅拌均匀，加入适量的盐、酱油、葱姜末，再淋上一圈儿香油，搅拌均匀，那香气，足以让人食欲大振。饺子皮是母亲亲手擀的，薄如蝉翼却又不失韧性，恰到好处地包裹着满满的白菜猪肉馅。下锅后的饺子像是一群小白鸭在水中嬉戏，直到渐渐浮出水面，宣告着它们的成熟。出锅后的饺子晶莹剔透，轻轻咬开一个，满口生香，鲜美的汤汁立刻涌了出来，刺激着每一个味蕾，让人忍不住一个接一个往嘴里送。

白菜不仅是热菜烹饪中的常客，母亲还擅长制作凉菜——酸辣白菜。她将白菜切成细丝，用盐腌制片刻，再加入蒜末、辣椒粉、醋和少许糖，搅拌均匀后放置一夜。第二天，当那酸辣可口的白菜端上餐桌时，总能瞬间唤醒我们的味蕾，让人精神一振。这种味道，既有白菜本身的清甜，又融合了酸辣的刺激，恰似生活中的苦与乐，相互交织，成就了独特的风味。

除了这些家常菜肴，母亲还会用白菜腌制酸菜。那是一项需要时间与耐心的活儿。她将白菜洗净，晾干，一层层地码在大缸里，撒上盐，再压上重物，等待时间的魔法。

当寒风呼啸，大雪纷飞时，白菜用它那丰腴的身姿，装点着寒冷的日子。但无论怎样烹制，白菜那份独特的味道，始终不会改变。它就像一位老朋友，默默陪伴着人们度过每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。



这颗素玉白菜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，为清末光绪皇帝慈禧的随嫁品。资料图

## 瞿月亮(组诗)

■ 李明刚

夜海在涨潮中静谧  
海面偶尔的响动，抽紧父亲的神经  
晋绳本能地绞动，晋网浮出水面  
鱼影无踪，只有一轮明月朝父亲微笑  
更多的时候，他与这枚月亮共守晋棚  
流云遮月，暗下来的海面  
鱼群搅动海水，声音细微且真切  
欲望再次被点燃，绞起的晋网  
千百枚白月亮在跳跃  
鲷鱼众多姐妹白肚皮上细碎的月光  
让父亲的眼光应接不暇  
他抄起网兜，把鱼儿和鱼身上的月光  
捞起

● 捞夕阳

父亲在海湾撒下大网  
一个巨大的半圆，围住沐浴中的夕阳  
追潮而过的群鸟也深陷其中  
号子响起，大网被拉动  
受到惊吓的鱼儿，纷纷跃出水面  
有几尾慌张逃离  
被网住的夕阳，亲吻着晚风  
沉浸在白天最后的时光里  
大网越拉越近，网中的半圆渐渐缩小  
鱼儿用碰网和跳跃，表达无奈与愤怒  
密集的水花，把玉盘大的夕阳  
瓜分成众多小夕阳  
父亲一声吆喝，一网白花花的鱼  
和千万个夕阳，被拉上岸

● 红帆船

旭日穿云破雾而来  
船上高挂的三片红帆  
在茫茫的大海中格外显眼  
海上吹起东南风，船头犁开的大海  
犁出一片蔚蓝  
红帆船与它的主人，我的父亲  
纵横大海，与季风洋流互道珍重  
红帆自带红光，所到之处皆有好运  
父亲因而风光了一些日子  
海风偷走了父亲头上的青丝  
却偷不走他半生的追求  
红帆船途经的城市  
父亲想要的生活，一直没有放弃  
船过留痕，红帆在照片中闪着神光  
并不伟岸的父亲，站在红帆下  
成为一个被红光庇护的人

## 诗人冯至

■ 姚泰川

《冯至传》详细记录了冯至走向文坛的点点滴滴。

1921年，冯至考入北京大学，在预科文科部学习了两年后，升入本科德文系。在北大，冯至沉醉于中国的晚唐诗、宋词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，尤其热爱歌德的著作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在这些充满幻想和忧郁、色调低沉的作品的影响下，冯至开始学写新诗。

两年后，在张凤举教授的推荐下，冯至的处女作《归乡》组诗发表在《创造季刊》上，很快引起林如稷、陈翔鹤等浅草社成员的注意，他们热情地邀请冯至加入其中，冯至也欣然答应。从那以后，冯至的创作激情被激发出来。那段时间，他在《浅草》季刊《文艺旬刊》上，先后发表过小说《蝉与晚祷》、散文《交织》、诗剧《河上》、叙事诗《吹箫人的故事》、抒情诗《残年》等众多作品。

到了1927年，冯至的《昨日之歌》作为《沉钟丛刊》的第二种，由北新书局于当年4月出版，共印行1500册。全书分为上下两卷。上卷收抒情短诗46首，下卷收爱情叙事诗4首。

当时，由于不满现实的灰暗，又难觅人间正道，冯至本身自带的敏锐和伤感，最终构成了《昨日之歌》这部诗集的内在基调。除此之外，收录在诗集中，那些早期创作的“幽婉的名篇”，则为他赢得了诗名。

1930年，冯至远赴德国留学，主攻德国文学，兼修哲学和艺术史。5年后，冯至学成归来，次年移居上海，担任同济大学教授。也许是外出留洋开阔了眼界，冯至的文学生涯开始步入黄金期。

由于在诗坛影响渐甚，在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一书中，鲁迅直言不讳地称赞冯至是“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”；而朱自清也不吝赞美之词，认为冯至的叙事诗在当时“堪称独步”。不过，面对众人的夸赞，冯至却谦虚地表示，自己还处在“学习”中，“罗石君（1922年春，和林如稷等在上海发起文学社团浅草社）的诗，写得要比自己好得多”。

到了1941年，冯至用中文写出了27首十四行诗，后编入《十四行诗》——这份厚度获得了诗坛的赞誉。自此，冯至不再是一位“抒情诗人”，俨然成为了作家李广田所说的“沉思的诗人”。

到了晚年，冯至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不过，他依旧坚持写完最后一篇散文《赣水滇池忆孝开》，为自己七十多年的文学生涯画上一个沉稳的句号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